



歷史上的佛陀

——為紀念佛陀聖誕而譯

Richard Robinson 著
慈 悔 譯

種力量的效能。

我是一個西方的佛教徒，在這個場合裡，最合適貢獻各位的，是簡約陳述喬達麻的偉大處和他在文化上的地位。

「佛」這一名詞的意義是「覺悟者、啓發光明者」，適用於傳說性的過去諸佛，也適應於預言性的未來諸佛，但在吾人歷史上確實承受這一名詞的只有喬達麻一人。

喬達麻的早年時期，約當耶教紀元前六百年內，他是那時中北部印度一個小國首領的長子，他在世時，他的國家被鄰近的強國所規掠。他的厭棄承繼父位，是否係受政治的影響則不得而知。如果不以後來的文藝詩人式的傳述為依據，那麼在他廿九歲逝世成為出世的宗教生活者以前的種種，也都無從獲知了。

耶教紀元前六百年的印度思想，曾激起理性的革命，使得古老的神權思想發生搖動，他們相信的是輪迴無盡，世界是一個受苦永無終期的大牢獄。

這種思想造成了消極厭世的趨勢，千萬的人離開了家庭，過着山野討乞的生活，他們的目的範圍，包含着由進入享樂的天上以至於完全斷滅為止，但是都有一個共同的意念，就是不滿意這個世上的生活，並且以為唯有遵守戒條節制慾念，才能脫離這個世界的束縛。

喬達麻離家遁世後，到處尋訪名師，諸如有名的哲學家，瑜伽師等，但是並沒有獲得內心的安心和光明，終於他開始了斷食苦行的練習。一天，他因此而昏倒過去，等他再獲得知覺的時候，他斷定斷食苦行只有更增加精神上的束縛，不可能獲得解脫，於是恢復了正常的飲食。

不久，喬達麻的精進達到登峯造極，也就是大覺悟的地步，獲得了六年來所追索的成果，經驗到體證與清淨。記載他自己對大悟的描述是：「我看見一個舒暢的無盡平原，一座可愛的森林和一條清淨的河流。我坐在那兒，思維那些危險的事物將遭受再生的結果，如何才能不再受生，如何脫離束縛獲得安全，進入無生。智識與經驗在內心交織着，終於進入了不

可動搖的自由；這將是我最後的受生，我脫離了輪迴。」

這幾句話對於佛徒，是多麼的有力量，多麼動人，多麼生動，他的重要也和耶教聖經之於基督徒一樣。

「大覺悟大啓發」就是喬達麻所實踐到的涅槃，既不是永恆的天堂，也不是澈底的斷滅。他關閉了常見和斷見的大門，告誡後人不必再追求永恆的生命和澈底的死滅。

大覺悟或涅槃是較我們正常清醒時的知識水準還要高的境界，正如同清醒時和睡眠狀態比較一樣。大覺悟後的思想遠離了惡的情感，像貪慾、瞋恚、愚癡；也遠離了誤解與偏見。內心體證一切無碍，無限量的同情。他確知一切法的種種，體證自己與任何一個其他的一切生命都是一體的。由於這種體證，他才逃脫了生死的束縛，而成為永恆，無需乎求再生，也無需乎求脫離再生。

有了這種高貴的思想以後，喬達麻對於人類的痛苦更加同情，於是繼起了真理的宣揚工作。他的使命將不止是救度一國，而是救度一切有耳可聽有眼可見者，使他們都得解脫。雖然他也料到，被度的多而得度的少，然而不同於婆羅門教，他的教要遍及於各階層各種類的人中去。所以佛教的真理，如同太陽與雨水，對於貧、富、賢、愚、善、惡，都是一樣的普被的。

喬達麻的第一次說教，是在 Benares 地方的鹿野苑，解脫他從前的五個苦行的同修。他所說的大意是，「不要走向兩極端！任情貪慾，和一味的苦行，將導致墮落或徒然受痛苦，都是毫無益處的。避免這兩極端，才是中道，能够產生觀照和寧靜，導向涅槃。中道就是八正道：合適的見解，合適的希望，合適的語言，合適的行動，合適的生活，合適的努力，合適的留心注意，和合適的靜默與觀照。」

這種清淨的傳言說，傳到許許多多在墮落與痛苦（縱慾與苦行）兩極端裡掙扎與流淚（苦惱）的求道者裡面，發生了無比的效力，指引出一條獲得內心自在的大道，合乎倫理道德的教條取代了苦行的教條。

當那些在家的出家的人們都跟隨着喬達麻的時候，他組織了他們成爲一個包括四部份的修道集團——比丘、比丘尼、男居士、女居士。爲比丘和比丘尼們制定了教條和共同生活的法規（戒條）。

這個共修集團，形成了出家者和獨身者的家庭。有一次喬達麻來到一

個患着痢疾的比丘住處，當他知道了這病比丘被大家所遺棄，就自己動手替他洗滌，照應了這病比丘之後，告誡着諸比丘說：「比丘們！你們沒有父母在旁邊，如果你們不彼此照應，還有誰來照應你們呢？你們平日是怎樣的照應我，也應該這樣的照應病者！」

他是這樣的建立起這個兄弟般的團體，彼此間的忠實友愛，超過了一般的血統關係，超過了一般社團關係，泯滅了那時最嚴厲的階級觀念。

男居士們在喬達麻早期的門徒裡，地位是很特出的，有很多的教示是針對着他們說的。他們被教訓着要以好的行為代替祭祀和儀式。良好的男居士應當孝順父母，愛護妻子，忠信於友朋間，公平正直於主僕間。一般的道德需要培育，並不是因為神的命令，也不是因為習慣的驅使，而是為了自己和大家的幸福。這樣的，喬達麻將真誠倫理的信條，代替了缺欠的習慣性的法令。

歷史上的佛陀在八十歲時去世，遺留給他的悲痛門徒們一個堅固的修道團體和那四十五年來所說的教示。對於一般的人他留下了骨灰（舍利），成了普遍的恭敬對象。喬達麻在他那個時候，並不以為恭敬崇拜遺物是違背了他的教示，因為他只想怎樣的去改進民間的宗教，而並不要去破壞

導言

一

一人論

古語有云：「治極思亂，亂極思治」。徵諸中外史乘，古今治亂，無不如是。譬如方其在太平之時，人民安樂，閭閻不驚。所謂：「擊井而飲，躬耕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正圖及時行樂，何問國家大事。便足說明其生活之優裕，環境之安定矣。庸詎知其靜極思動之下，竟自妄惑引入迷途，投石沖破水底，只須有一人妖言惑眾，揭竿而起，亦便足掀起浪潮，造成兵燹。此為佛說人之自業與共業，兩相激盪，始成大亂，所謂「定業不可轉」，其此之謂歟？然而自此以後，兵連禍結，災殃疊至，民不聊生，生靈塗炭。始又欲天生一聖人，有墨翟之兼愛，無楊朱之為我；其法亦須如八正道之嚴格，七覺支之縝密。若一言以蔽之，即非重興佛教，提撕僧侶，便無法以挽狂瀾於既倒，作中流之砥柱。此證諸近年來佛教之勃興，中外同然，無遠弗屆，便知人心之趨向矣。顧無如又因其法甚多，於理尤深。苟非有真正之聰明，實無法以觀其門徑。如胡適尚說：「在中國方面，賴有古代思想的抵抗力，這種煩瑣的分析，同中國人的頭腦不能相容。且中國的文字，也不配玩這種分析牛毛的把戲。故在五世紀以下的

牠。喬達麻的遺囑，從他以前曾送走六十個門徒時所說的一段話裡表示得最透澈。

「去吧！比丘們，在前進的旅途上，要處處施予援助，施予幸福，同情這個世界，同情人類與一切有情。你們各自分途前進，將教理傳佈出去，使他們的生活充實美滿。許許多多的有情本質上並不惡劣，他們的缺欠正是因為沒有聽到教理，但是他們一定是能理會的。」

（本文係一九五七年加拿大 Toronto 大學亞洲文化系講師李查特魯濱遜法師在加拿大廣播電臺演講詞。）

譯者按：我以為這篇原稿平實真誠，予人的感動遠超過崇功頌德式的讚嘆文章，是一篇適合於現代知識界的好報導，偉大可敬的佛陀，在這篇文章裡是平實近人，和霽可親，然而無損於他的偉大，他的事蹟是真實的，他的成就就是無法比擬的，而他的影響所及，又似乎不是時間和空間所能限制的呢！這是一篇真實的文章，我向他致敬，譯來總覺得沒有完全表達原文的全意，我不但應當表示歉意，也深深的覺得難過。

四七年佛誕節前於新竹

惟悟

禪學，其趨勢便越變越簡單，直到呵佛罵祖而後止！中間雖有玄奘窺基的大寶氣力，而中國思想終走不上唯識的煩瑣哲學上去。此為胡博士之現身說法，其意是說：佛教之科學，較諸西洋尤為嚴密。我尚不敢問津，只好亂說一點皮毛，假充內行。然則人將奈何，豈可因其難學，便罵迷信？是誠所謂不打自招矣！故在今日若欲弘法度生，輔政護國。似非方便而大方便，善巧而極善巧，便不足自覺覺人，福利人群，有功於世。用特不揣謏陋，分述如次：

二 理入

夫佛教在六朝與隋唐之際，諸家爭鳴，非常發達。致令講經不說正文，只重玄談；所謂天華亂墜，岩石點頭，便可以見一斑。然而亦因其只知講解，不欲薰修，所謂說食不飽，數寶猶貧，亦為事實。此達摩於東來之後，見此流弊，深為惋惜！乃欲人於一門深入，勤苦用功，始能得道。譬如貓兒捕鼠，心不外馳，死囚念佛，意恒專注；非至排除雜念執著，凝神入定，勤破生死，必難有成。此其所以倡言不立語言文字，單提直指，明心見性，不假外緣，便可解決生死問題；又何勞人向故紙堆中鑽研，長年